

【人生悟语】

□谷永建

我刚住进病房,就听到邻床上正在输液的年轻人打电话,“妈,我现在刚开车出城,再有两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嗯嗯,妈您放心,我一定注意安全,小心开车。”

我惊愕了,这个年轻人明明是躺在病床上,竟然说正在开车,并且说再两个小时就到家了,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年轻人放下手机,双手轻轻按摩着腹部,仰望着头顶上输液瓶里的液体不紧不慢地滴进他的血管。

估摸着有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年轻人又拨通了电话,“妈,前边出了车祸,我的车堵在高速公路上动不了了,看这情况,一时半会到不了家……嗯嗯,妈您放心,我不着

病房里的感动

急,一定慢慢开。”

又是一个不折不扣、循序渐进的谎话。我愈发糊涂起来,年轻人这是玩的哪门子游戏,他这葫芦里到底装的啥药呢?

护士过来重新给我换了一瓶药液,晶亮的液体一滴滴注入我的血管,我开始闭目养神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边又传来了年轻人打电话的声音,“妈,前面道路堵得死死的,一点都动弹不了。看这情况,今天是回不了家了,我准备掉头原路返回,下个周末我再回家吧……我挺好的,您别记挂着了……嗯嗯,妈您放心,我一定回去。”

我似有所悟地看着年轻人撂了电话,暗暗佩服他的孝心和机

智。他下意识地抬头,正好和我四目相对,我忍不住和他搭了腔:“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常识,你说要原路返回,可是在高速上汽车是不能掉头的,你不担心你妈妈怀疑你的话吗?”

“这个……”年轻人愣了一下,旋即轻轻一笑,“我妈她不会考虑这么多的,因为她没出过远门,还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规则。”

我发现年轻人说到这里,声音突然变了,眼角的泪水汩汩流淌下来,仰望着病房的天花板喃喃道:“妈,对不起!等我出了院,我一定回家好好陪陪您!”

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边走边看】

那个风味别具的腊肉歌手

□阿简

去地铁站接女儿,在通道出口,又看见了那个老头。

其实不过五十岁的样子吧,可是整个人看上去暮气沉沉,面色苍灰,神情木然,在两段台阶的连接处岔腿而坐,一把二胡拉得任性而懒散,像绝望的木匠拖着生锈的破锯,割一截永远也割不断的烂木头。

因为常来接站,我已经见过这老头无数次了。每次听他在那唱,都有一种北风呜咽的寒夜里坐在老式的大公交后座上迷茫夜行的感觉——噙……噙……噙……不规则地起伏变速,沉重的呼啸里带着不可知的颠簸。越是厌烦,越是忍不住瞟了他一眼:依然是邋遢,潦草,毫无表情的一张脸,不同的,是今天戴了一顶劣质的针织帽。那帽子油腻、陈旧,仿佛经年不洗,滞重里却浮动着眼昏黄的风尘。大概唱歌的钱不够维持生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的脚边,又多出来一个地摊儿,灰扑扑的塑料布上,堆着袜子手套、皮筋发夹之类的小玩意儿——一样的粗糙杂乱,在暮色四合的天光里,看得人觉着心气儿全无。

我一直觉得西单的地铁通道,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总有年轻人抱着一把吉他,在狭窄而幽长的通道里走心地弹唱,心事,梦想,蛰伏,忍耐……或如泣如诉,或如鼓如歌,像唱给别人,也像唱给自己。他们投入、专注,仪容齐整,态度真诚。遇到唱得出色的,会有人停下来驻足应和,那种“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怦然心动,甚至比在光影斑驳的演唱会上的激情献唱,更让人热血泪目。

好像唯有这个人,是个例外。即便是路人无聊时随口的哼唱,我都没听过这么糊弄散漫的歌——不要说旋律、节奏、音色了,就连音量,也跟永远电压不稳似的,想高一嗓子还是低一嗓子,完全看心情。有一回唱《驼铃》,也一样吊儿郎当地耍得虚虚实实、断断续续,完全没有歌里的依依不舍和情深义重,仿佛人生不过如此,而眼前要送的这人也是多余,只想赶快把他敷衍掉,早去早消停。

我那时开始有点烦他,今天见他这一摊子货挡路,竟然有点生气。于是想当然地以为,他那路唱法肯定是挣不着钱的,而且很鸡汤地想:通道是一样的通道,态度却是不一样的态度,所以不同的通道歌手,可能就有不一样的人生。

等女儿从站里出来,我便把对这老头的看法和揣测说给她听。“就这种不着四六儿,有一嘴没一嘴的唱法儿,谁愿意为这样的歌声付钱呢?”

没想到女儿却说:“不不不,那老头儿多酷啊!你不觉得他那么特立独行,很有态度很酷吗——哎我就是这么唱!你爱听就给点儿(钱),不爱听就走人……而且从我这些天坐地铁的观察来看,老头儿那儿其实是经常有人给钱的!你反过来想:如果他每天真是收不着钱的话,这大冷天儿的他干吗还一天一天坐那儿唱啊?”

我一想,也是。

看来,是我自己狭隘多了——就像有人喜欢真丝刺绣,也有人喜欢破洞牛仔,多元化的社会真是兼容并蓄,全情投入是一种风格,特立独行,也是一种风格。两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的收入如何,私底下的日子又过得怎样。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仪态唱腔我行我素,未改分毫。

【都市随想】

□耶克拉

X小姐是朋友圈里公认的自控强人,她常年不过百的体重,上班从不迟到、零拖延的工作状态,无不让我们羡慕加敬仰。

只是,最近几天,X小姐一反平时从容迈进办公室的淡定,总是卡着点跑进来,有几次甚至连头发都没有梳好,平日里的井井有条荡然无存。

“唉,这段时间老公出差,老人又回家,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刷完碗,拖完地,看完孩子的作业,又忙活着洗漱,感觉比平时累了一些。”午饭后闲聊,X小姐边梳着头,边跟我抱怨,“睡前就想着看两眼手机放松心情,可一划开屏幕,简直停不下来。抬头一看表,都俩小时过去了,弄得早上根本爬不起来。”

看着X小姐很自责,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你这还是好的,我哪天晚上不是刷手机刷到半夜,简直就是晚期手机依赖症。”

的确,如今智能手机技术如此发达,各种资讯、游戏、休闲应用层出不穷,手机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少的东西,甚至,因为和手机的关系太过亲密,以至于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

想到刚刚接手的一个重要项目,对于掌控自己很有信心的X小姐,打算治疗一下自己的手机依赖症,虽然相比起我们,她的症状已经很轻微了。

X小姐的第一个办法,是把手机里她认为分散精力的App全部卸载掉。清爽下来的手机屏幕固然让她安心不少,少了很多推送打扰。但遇上几次出短差,买车票、叫专车、订酒店、查吃饭,种种需求,让她又一点点把卸载的App重新下载了回来。

“你这样就有些因噎废食了。”再

放下手机有多难



一次跟X小姐讨论“病情”时,我对她说:“手机对我们生活的实时性帮助功能,是无法替代的,我们只是想办法降低娱乐性影响。”

受到这次讨论的启发,X小姐又想出一个办法,把手机屏幕颜色调成黑白,查资讯、买服务倒是不受影响,但是刷刷看片,就毫无观赏愉悦了。

说起来,这的确是个好办法,灰暗单调的手机的确不再吸引X小姐了,但她也由此发现公司里宽大的电脑屏幕是那么亲切可爱,在处理工作表单时,偷看两眼购物网站,或是抽空看会儿搞笑短视频,X小姐发现自己突然爱上了办公室,但是她平时引以为傲的工作效率,却消失不见了。

“看来,我们的本性就是好逸恶劳,一味压抑休息调剂的需求,人性自己就会惩罚你。”得知X小姐第二阶段的治疗又出现状况,我都有些沮丧失望了。

但愈战愈勇的X小姐却没有退缩,继续寻找“以毒攻毒”的办法,这

一次,她找到了一些控制过度使用手机的手机应用,没错,就是这么吊诡,真有手机应用商不希望用户用手机。

这些程序采取计时、奖励、游戏的方式,督促甚至是激励你放下手机,投身真实的生活,就像X小姐最近用得热火朝天的一个App,在应用上设置任意你不想被手机打扰的时间段,完成了之后,会在当日的土地上种下一棵树。

每次X小姐想拿起手机放纵一下的时候,就会看到一棵成长中的树和一些鼓励的话语,如果你不劝打开手机,树就会死去。而如果你每天都能如约集中精神,就会收获一片繁茂的森林,每棵树都是你集中注意力得来的成就。

终于,在这种游戏化的督导和激励下,X小姐暂时性地找到了放下手机、重新掌控生活的解决方案。只是,在达到这种状态的过程中,X小姐比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找到这些应用。

【生活广记】

□孙越

这座楼的电梯坏了,所有楼层的电子显示屏都亮起了红灯。低层住户好说,爬呗!住高层的就体会到什么叫束之高阁了。

电梯停运不是没有征兆,一个月前,物业公司就打了招呼,没有人理睬。物业人员就上门说明情况,晓以利害。人家前脚走,后面就一撇嘴:修什么电梯?变着法敛钱呢!这一声回击颇有知音,邻居王太太就附和,坏了活该,我还有一套房子,这边住不成,我到那边去住!一起的李太太就拿眼睛狠狠地剜了王太太一眼,说:我倒没有房子,我一个星期下一次楼不行吗,把吃的东西备好,就在里边住着,我就喜欢空中楼阁!

就在吵吵闹闹的当儿,物业的话变成现实,电梯真的坏了。建这座楼的时候,开发商降低开发成本,使用了这种廉价电梯,现在电梯商倒闭了,连配件都买不到,剩下一条路,只有换新电梯!一声霹雳震撼着所有人,在不停的骂街声中捂紧自己的钱

电梯症

袋,全忘了住高层时的得意。

情况却比想象中糟糕,29楼刘姓业主接到第一个电话,电话是送外卖的小哥打上来的,小哥说:姐,你住的太高了,能下来取吗?刘姐说:你们承诺送货上门的,不能违约!小哥就说,我倒不想违约,只是你太高不可攀了!刘姐说,我投诉你!小哥无奈地说,你这份饭多少钱?我买下来还不行吗!

与此同时,李太太收到第二个电话,是送桶装水的。李太太很注重生活质量,她认为高楼供水不卫生,饮用水非桶水不用。现在送水员被困在楼下,人家说了,送上去也行,爬一层要多付一块钱,李太太一算,她住30层,把水送上来,一桶水变四桶水的钱了,这哪是住楼,这是做茧哪!

王太太内心一直冷笑着,她不怕。不是出不起这笔钱,她是不想出!电梯又不是她的,凭什么搞AA制?她真要搬到那边去住了,那边的房子是小点,但是不生这个气,眼不见心不

烦,等这边电梯好了再回来!人过去好说,但有几样东西要搬过去才成,现在搬家公司就在下边,电话打上来,人家很客气:王老师,您这里电梯坏了,没法搬,过几天电梯修好了再搬成吗?王太太说,干脆说,加多少钱?搬家公司的人说,不是钱的问题,您住得太高了,那么大的东西搬不下来!

没有电梯的这一个月,楼内乱套了,租住的所有公司都要搬家,出租户苦留不住。每户人家都过着驴友般的生活,紧盘算慢盘算也得爬两回十八盘。直到有一天32层的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急救车来了,病人却下不去,楼内的年轻人才发扬了雷锋精神,接力似的把担架抬下了楼。

大家终于想明白了,赶紧把维修资金凑了起来。心急忘了期限,第二天就问:快了吧?物业回答:电梯得定制,不是买东西,这边付了钱,那边就能把东西拿走。最快一个月。

这一个月还得当驴友。

城市笔记